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四月丙申吏部言應大小使臣磨勘投納文字內有不圓但有照驗並依承務郎以上條貫委尚書相度並不取索從之 陝西轉運司言本路近歲賊盜多出商山乞將商虢二州及永興軍乾祐縣山居百姓

並依重法地分施行詔強盜三人已上並依重法地分施行右司諫蘇轍言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為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為怪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

特與放罷

十一月二十六日可考蘇轍奏請從違當考二錄無之王巖叟朝論奏乞罷教畿內保甲

云畿界舊來無義勇今教之人心不寧不如罷之為便當與蘇轍所言並考

戊戌朝奉大夫集賢校理鄭穆為國子祭酒集賢校理
己亥看詳訴理所言應係內降探報公事於法不合受
理者如內有情可矜恕即逐旋具事理申奏從之 朝

奉大夫范純禮為吏部郎中

八年六月末司馬光薦純禮

職方郎中

李周為太僕少卿承議郎右司郎中張汝賢為直龍圖
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勾當皇城司內侍押班劉有方

令再任 詔揚王顥荆王顥遷外第賜銀絹各五千每
年各添公使錢五千貫並特支與實數仍給見錢本府
提舉官翊善侍講記室叅軍內知客入位使臣醫官直
省官楷書殿侍書表宅案司通引客司管勾手分等各
賜銀絹緡錢有差 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舉第
二任通判資序曾歷親民差遣堪充轉運判官者各二
員餘依今年二月二日舉監司指揮到官之後才識昏
愚職業墮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并

舉主並加懲責施行 御史中丞劉摯言伏見狄諮劉

定並與外處官觀差遣反以清局優俸養之伏請別行

黜責詔狄諮降授四方館使劉定降一官差遣並依舊

初責在三月乙亥諮定責詞蘇軾所草其畧云公肆其
下曲法受財收聚毫末與農圃爭利使民無所致其怨
至欲賊殺官吏朕以更赦置之開局而公議未厭呂公
著掌記狄諮與劉定同領保甲而諮為惡不至如定之
甚昨並責與官觀特以諮家在京故令本處居
衆謂責諮太重貶定太輕謂諮可令任便居住 三省

言中書省諸房承受到尚書省取旨文字如有進呈訖

留俟呈後并不行文字並限三日內報知尚書省其勘

會未圓須合再行取會者亦限半月一次具見取會未
絕事目報尚書省諸房各置送中書省文字簿候報到
勾銷從之前此尚書省言令中書省諸房各置尚書送

本省取旨簿隨事繁慢關會舉催復有是請

前此以下
新錄削去

詔應係因給納常平免役事添置丞簿並行省罷內
縣丞如委是事務繁劇難以省罷處令轉運司存留保
明以聞 右諫議大夫孫覺言去冬以來天久亢旱無
大雨澤麥已不收春種失時人方闕食陛下側躬卹災

無所不至親御便殿慮問囚徒所犯非死例從寬減憂
勞之至而聖澤未至決洽者或有所在減降之恩雖出
自聖意然獄吏治囚根究未見本末或會問在遠州縣
候事畢議法始引減降得從輕坐臣以為在京左右軍
巡司錄司乞差兩制官一員畿內諸縣差諫官御史一
員分視獄囚已殺人及重傷守辜外皆酌情約法減降
區斷應照驗未圓會問未到者並許召保押出知在以
稱聖恩蕩滌之意詔在京並開封府界諸縣見禁罪人

內有根究未見本末或會問結絕未得者在京差左司
諫王巖叟開封府界諸縣差監察御史孫升親往逐處
分視獄囚與當職官同看詳除已殺人及重傷守辜外
餘并酌情約法一面區斷內府界諸縣徒罪已下不該
刺配者亦許一面斷遣訖奏應照證未圓會問未到者
並召保知在聽候斷遣

新錄但云親往分視獄囚約法斷遣與當職官以下並削去

工部侍郎王克臣提舉修蓋景靈宮神宗皇帝神御
殿以孫永遷吏部尚書故也 都水監言廣濟河以京

索河源轉漕京東歲計今若依舊即於宣澤門外置槽

架作通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廣濟河源應接漕

運從之

三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二日

禮部言太常寺狀真宗皇帝

仁宗皇帝英宗皇帝配享功臣並於山陵前下兩制定

議當寺謹按唐配享功臣如肅宗以苗晉卿裴冕憲宗

以裴度高宗文李愬皆多歷歲年方詔配享及國朝配

享功臣太祖皇帝以趙普曹彬太宗皇帝以薛居正潘

美石熙載並咸平二年制下所有將來神宗皇帝神主

祔廟所議功臣配享今參詳故事在前緣仁宗皇帝配享功臣係於山陵前下兩制定議英宗皇帝配享功臣係在山陵後降朝旨以司徒韓琦太師曾公亮配享今來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合自六曹尚書以下若待制以上及太常秘書省長貳同議從之權發遣秦鳳路經畧安撫司公事范育言熙寧八年三月十九日朝旨知秦州張詵奏諸城寨弓箭手寨戶蕃兵稍覺闕食欲將秦州省倉陳次斛斛借支接濟候夏秋

熟日常平倉撥還今秦州外城寨省倉年計亦有剩處
經畧司常平公據糴買糧草亦有椿管之數乞將來如
遇本倉糧斛賑濟不足許以省倉年計之餘陳次麤色
斛斛借支并將經畧司常平公據糴買糧草約度存留
準備緩急移用外逐急支貸或量減市價出糴從之

戶部言民庶上言每三年重定鄉村坊郭等第人戶隱
落家業乞展限十日許人告論看詳欲依元豐今日限
將嘉祐編敕內一月改為六十日從之

呂陶嘗論坊
郭附五月末

左正言朱光庭言昨宋用臣差曾孝廣根括西京永安縣沿河百姓地土拘納入官欲下京西轉運司將拘到地土給還舊日人戶 江西湖南路按察司言蹇周輔般賣廣鹽每歲增額雖多所收淨利徒有其名今相度裁減鹽額出賣并省到錢數比較不多可以革去兩路前日之弊戶部欲並依所奏施行從之 先是資政殿學士新知潁昌府曾孝寬言乞下吏部取官制以前舉官名數委官裁定可以仍舊者著為法吏部勘會見使

罷舉窠名及許奏并權暫奏差朝旨緣無見在京并外
路事務繁簡恐該載不盡難以立定成法詔應沿邊州
軍城寨巡檢都監監押寨主巡防諸路捕盜官及課利
係三萬貫已上場務舊係舉官員闕處許依舊奏舉如
數內令來事務稀少不消奏舉及事務繁劇合舉官去
處具因依窠名各限一月聞奏

孝寬元奏請在閏二月丙申令并入此

吏部言衝替大小使臣經昨來三赦遞減有只用一赦
或兩赦減至輕者尚有展年昨來申請隨所減至重輕

展年聲說未盡見妨磨勘欲將大小使臣三赦前犯賊私公罪衝替事理稍重及私罪輕用三赦各遞減至便與差遣之人只將本罪條添展便與磨勘內私罪差替之人該令來三赦無可遞減更不添展並從之臣僚劄子奏竊見涇原路蕃兵人馬分隸諸將每遇點集緩急應敵並與正兵錯雜部隊一處使喚竊緣蕃兵本外夷之族素性反覆存在陣隊之間有似未便兼又自來不經訓練或臨寇敵多是不明號令又慮紛亂行伍因

致誤事欲乞今後凡遇點集驅使之事委自將副臨時
分那一員專切總領別作頭項若遇畸零緩急使喚即
委所隸將官選差深曉蕃情部隊將使臣亦分別頭項
管押遇敵使令在前首當賊寇師退使令居後用防追
襲如此則無紛亂之慮詔令涇原環慶鄜延秦鳳路經
畧都總管司相度聞奏環慶范純粹言相度得蕃漢兵
馬委是不可雜用須合別行更制雖然若依臣寮所奏
須遇點集驅使臨時分那將副選差使臣管押即恐人

情素不相諳緩急遇敵之際不相為用宜於逐將下選
擇廉勇有心膽曉蕃情使臣一兩員專充蕃兵部將使
於平日鈐束訓練凡有出入便令部領外仍輪那將副
一員統領使喚其遇敵之際或令居先或令在後難以
預立條約並繫統領將帥臨機處畫如此施行頗得允
便

四月十二日
范純粹奏

純粹又言昨準兵部符相度欲乞應

蕃漢官非相統轄者並依官序相壓其城寨等管轄蕃
官即依舊在本轄漢官之下詔依兵部所乞契勘諸路

蕃官不繫官職高卑久例並在漢官之下此所以尊中國而制外夷也行之永久人情安熟雖蕃官之甚黠狡者亦不敢有覬望等輩之心蓋分義體勢不得不然上下遵承自無爭較況蕃官職名雖高只是管勾部族人馬凡部族應有公事並須從漢官彈壓理斷及戰鬪亦並用漢官使臣統制驅策故於平日必使名分相殊體勢相異則緩急之際不失統御今若無故忽更舊制悉依漢官之法便與不相統轄之官依品序位即邊上使

臣及京職官當在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而沿邊將副使臣纔遇替移或於他處出入相值坐席相同便合在舊管蕃官之下人情之間豈能堪此況外夷之性兇狡尚氣當務裁抑驕慢之心豈可輒啟契勘沿邊使臣任滿多是就擬鄰近城寨差遣他日或再相統攝即漢官使臣中必有攄憤報怨之人而蕃酋之徒既以等輩自處必生嫌恨致統制官司煩于處置開端生事為害不小防微杜漸實在于此伏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諸路

蕃官各依久例不得與漢官叙班並在漢官之下所貴
不失中國外夷尊卑之限絕蕃酋驕慢覬望之心統制
有常不為後患貼黃上件朝旨元因兵部擬定降旨施
行本司前此已曾論列蒙朝廷只送兵部不曾再稟朝
廷指揮亦無議論利害却只符下本司令依元敕施行
臣以事繫邊防漸不可長須至執議伏乞下送本部或
雖送本部亦乞令勘會申都省乞自朝廷詳察指揮
十二月奏此十
月十日得請

庚子看詳訴理所言刑部等處送到官員諸色人犯罪進狀理雪公案其間有一案干連數人內有情犯一般者並合一體施行緣係不經進狀之人故未敢便行一處看詳聞奏詔令一處看詳聞奏 右司諫蘇轍言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令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謂此法頗為穩便蓋見令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

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所費止
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
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却
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為利民不言可見續準閏二月
二十七日聖旨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改招募
字附見
閏二月十五日竊慮諸路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
欲乞改雇字為招字衆謂此法既不以錢雇人空行招
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差撥未審每年所得坊場

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
綱錢物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
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
戶淮南兩浙長名減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
半令坊場既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
前並是鄉戶雖號為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
與差無異上等入戶既充免役衙前以次入戶須充以
次色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令人戶久

為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
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未服也然臣竊聞西邊熙蘭等
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三百六七十萬貫此
錢太半出於苗役寬剩令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場
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
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
之費實未有準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
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

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疎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四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關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內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樁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路險遠決為難守

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即非久遠不絕之費所用錢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既別不支用即乞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即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貼黃稱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為邊費奪坊場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可

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留得坊場河渡
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
矣 左司諫王巖叟言臣伏以國家之所急在人材而
人材之難不可以倉卒得必及其閒暇廣聰明以求之
則一日有用隨取隨應無顛沛之患矣求而得之宜優
異寵榮以發其光華雍容歲月以涵濡其德美而養其
望使人人有以見於天下而後進而用之則朝廷尊名
器重天下之人信且服矣臣伏觀祖宗所以盛儒館之

選萃天下之賢而育之者胥此道也故臣公名卿莫不
由此途出今秘書之官限員太狹不足盡天下英豪之
選充國家緩急之求臣竊惜之伏望聖慈依治平故事
詔執政各舉可充館職者五人既以收羣才之美且以
觀大臣之能方陛下新聖政以光明先業之時臣以謂
求材養賢最先務也惟陛下留神采納巖叟又言臣聞
荀子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故歷古以來明主莫不以求賢為急忠臣莫不以薦士

為先臣雖甚愚輒慕此義伏讀先帝御集治平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戒敕二府薦士手詔所以警厲大臣求材責實之意曲盡事情亦非創有指揮乃本祖宗故事後因王安石專權任己不欲薦舉出於他人故此舊章廢而不用至今公論以為歎息陛下修復典常追祖宗之美有利國家無所不講獨此先務尚爾缺然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依先帝詔書令二府準例各舉所知者三人庶廣陛下汲汲求賢之意少盡臣子區區事君之願

貼黃稱臣前所引治平詔書在神宗御集第六卷

辛丑詔曰朕惟古之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詩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今蘭臺延閣皆圖書秘記之所藏而校讎論譔位序多闕永維祖宗樂育賢雋嘗詔二府薦士置之祕府養其德器以待試用朕甚慕焉執政大臣吾之所甚重也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亟以名聞朕將考覲其材器而甄升之

六月十六日舉官

少府少監韓宗古為職方郎中

八年九月十四日為少府少監

朝奉郎太常丞張商英為開封府推官

朝奉郎賈易為太常丞

詔三路知州帶安撫使者許

奏辟本州官二員餘路知州帶安撫使大中大夫以上帶一路鈐轄及知河南府應天府不以官叙知雄州各許奏辟本州官一員使相及曾任執政官添舉一員雖不係合辟官處亦許奏辟本州官一員仍各結罪保舉聞奏即不得奏辟通判及權陞職任係承務郎以上許替見任官成資闕選人替年滿闕若已差下替人及半

年者亦不得衝移 三省樞密院言景靈宮自來宰臣
執政官遇國忌行香其抱香合係差閣門祇候看班祇
候并宰臣親王執政官赴宮祠禱行事其本宮開門係
依內門時刻致次日趨赴起居奏事不及兼自來齋宿
亦係只於本宮行廊上旋設幕次詔今後國忌抱香合
只選差太常卿贊者如遇本宮行事合齋宿并於道院
齋宿及次日早兩刻開宮門 尚書省言欲今後軍期
河防賑救傷災之類畫錄黃並從本省直降劄下諸處

施行訖其畫錄黃付本曹并該載難盡但係急速不可稽緩并事體重者亦依此施行從之又言除拜官職差遣緣畫錄黃已經由門下省如辭免恩命中書省既得旨令降詔不允欲乞只從中書省批送學士院進詔更不重出錄黃從之復曹州定陶縣為廣濟軍揚州高郵縣為高郵軍軍器監計置材料實長裕言乞復貢券馬詔陝西路轉運司相度的實利害如何施行即具合措置事條畫以聞左司諫王巖叟言在京解鹽鈔

頗減常價商旅患之望出緡錢為權其價以救一時之
弊詔令戶部相度以聞 門下省言自來中書省樞密
院擬進文字如得畫並作奉聖旨具錄白過門下省再
入文字覆奏得畫方始行出乞應中書省樞密院凡係
擬進得旨文字今後並於錄白內聲說某日得畫奉聖
旨云何門下省看詳如別無差失合舉駁更改事件更
不入文字繳覆落去得畫貳字依式作奉敕錄送所屬
施行訖每日具事日用頭簽劄子奏知詔從之仍送中

書省取旨 國子監言武學上舍生劉貫公試弓馬策義累入優等比科場策義俱優之人自為異等乞詳酌施行詔劉貫特與三班差使候武學諭有闕與差 河
北轉運司措置糴便司言準敕據合留員數選留管勾文字官王滌等四員欲今後通行差出外勾當將來如有員闕並從本司奏舉從之新無 泗州并本路監司及江淮發運司言本州最當衝要之地軍資庫出入錢物浩瀚比之他郡事體不同欲乞依真州例添差專監軍

資庫一員令錄事參軍專管州院公事從之 詔今後
殿侍係歸明徭人尋醫侍養各不限年許參班內有已
授下差遣或在任人却依元路分與合入差遣

壬寅京東路轉運司言本路昨準朝旨以見錢十萬貫
依常平支俵及遇闕乏不拘時月許人戶願請領收息
充捉賊賞錢支用今本路合支捉賊賞錢常移那別錢
應副所有俵本收息每年所得不多尚以收息為名亦
非永久可行之事伏乞住罷仍將元賜本錢依舊樁管

從之 戶部言市易務并市易南場四抵當所買賣鹽
場石炭場已降指揮以供到見在錢物立為定額其今
來立額合存留事件令本部措置奏聞尋行下太府寺
并逐場務取索據逐處取會參詳措置合存事件欲乞
施行從之

新削

甲辰詔守太師文彥博到闕朝見日止令四拜起居所
有謝對衣等禮並特免拜 戶部言諸綱兵士逃死押
綱人等科罪從之 國子監言太學生員犯屏出學情

輕滿三年及告假踰限除籍者自來並各依條補試入學令來該登極大赦其犯學規未得入學人情理可矜者取朝廷指揮依舊入學本條即無試補之法反輕於告假踰限除籍之人未得均一又緣所犯內有與同保連坐之人元非自犯情理至輕兼同坐之法今已除去若更令補試入學於理未安欲乞為兩等其身自犯者仍依學令補試入學其係與保人連坐者更不補試從之

乙巳詔宰臣司馬光特賜告治疾給俸如故仍錄指揮
付光光言臣以假滿百日自四月以後不敢勘請俸給
聞近有聖旨特再給臣寬假將治其俸給等接續支給
臣自正月二十一日以病在假久而不愈亦曾陳乞官
觀以養衰殘聖恩不許更除左僕射臣惶恐失圖不敢
復言自爾日望痊平入覲丹扆面陳至誠庶得極竭疲
駑且供舊職以補報萬分而藏府雖寧瘡瘍未愈肌體
羸瘠足力全無步履甚難拜起不得以此無由朝參計

告假不管本職公事及一百二十餘日入覲之期未能
自定竊以百日停俸著在舊章況臣當表率百僚豈敢
廢格不行臣聞孔子曰先事後得詩云不素餐兮今雖
聖澤優厚曲加矜恤而使臣違先事之義重素餐之罪
四海指目何以自安伏望聖慈許臣依條百日外住支
請受候參假日依舊庶使臣得安心養疾保全微軀不
允十九日又有詔令錄指揮付光
二十一日光辭不允令并附此詔自今尚書侍郎
除改別曹免入謝及進馬仍不用初除恩例其給事中

遷侍郎如在一年內除入謝外餘準此 又詔八路選

人員闕除有專條并奏差及一時指揮并水土惡弱及

自來差攝官處并依舊外餘歸吏部差注

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呂大

防云云又此年六月二十二日吏部云云又五年四月十一日吏部云云

又詔除大理寺

左斷刑丞外其餘寺丞簿並中書省差 詔吏部尚書

孫永充端明殿學士兵部尚書王存充樞密直學士吏

部侍郎陸佃充天章閣待制兵部侍郎趙彥若充龍圖

閣待制中書舍人錢勰充天章閣待制用乙酉詔書見

任職事官並帶舊職也

總舊未見帶天章閣待制當考
王巖叟五月二十一日六月一

日戊子所言并二
日己丑內批可考

三省言奉旨轉運使副提刑今後

選一任知州以上轉運判官選通判一任實曾歷親民

差遣並所至有政迹人詔監司許降一等授如曾任監

司見係通判資序以上亦許差 河東轉運司言昨來

優賞支過錢物望賜見錢二十萬貫下本路以備將來

郊賞 又廣南西路轉運司言本路闕少預俵和糴今

年南郊賞給來年諸軍春衣錢共一十五萬餘貫望依

每年例下廣東韶惠二州於鑄到錢或於本路寬剩役錢內支撥應副詔各於本路常平錢內支錢一十五萬貫與轉運司詳定役法所言準敕官員授差遣在二月七日敕赴任前九十日限內者並給雇錢若以限後更不支雇錢則諸路役人復苦迎送之勞深為未便欲乞應官員舊差公人合請接送等雇錢者並依元豐令施行其錢以免役剩錢支給候役法成書即別行詳定於出賣坊場等錢內應副其八路選人員闕已降指揮

除水土惡弱及有專條并差攝官等處依舊並歸吏部
差注詔八路選人接送雇錢依詳定役法所奏 朝散

郎太僕寺丞吳安持為校書郎 進士出身徐積為揚

州司戶參軍充楚州州學教授用右正言王覲御史林

旦之薦也

徽錄乃於元符三年四月十八日載此誤甚矣紹聖三年積又特改利州防禦推官元符

三年乃以利州防禦推官知壽春縣事新楚州州學教授特改宣德郎

林旦言前御史

中丞鄧綰人質猥下天性儉佞先帝聖明察見綰之情
狀正其罪而黜之今綰復待制又復龍圖閣直學士自

鄧徙揚而頑然無知尚懷不足伏望特出聖斷重行誅殛詔以綰知滁州旦又言公議之所在者天下也道天下之公議者諫官御史也令臣舉公論而摘大姦陛下何惜一鄧綰不以慰天下之望邪臣前論姦邪之狀乞賜誅殛乃奉行先帝批詔以章先帝之明借使今日盡削官職遠投荒裔固未能壓塞衆議柰何止罷揚州而已且先帝知綰頗僻姦回自御史中丞翰林學士盡奪其職而逐之其後執政大臣與綰為地出力援引固非

一人先帝聖鑒洞見終不容陰施其巧故初復待制為
諫官鄧溫伯奏駁而罷官制初行又欲除綰侍郎先帝
不許他日又進擬給事中韓忠彥執而不行去年除帥
永興又因言者論列改知鄧州今朝廷方進賢退不肖
賞善罰惡豈可令姦邪小人尚得列從官典方面況綰
不顧羞耻惟知阿附權利臨事動皆乖繆今因彈奏但
移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盡削官職置之散地終身
不齒以謝天下詔綰依舊綰未去鄧州尋卒

綰卒在二十
十八日乙

卯令并書之鄧綰自
鄧改揚乃初四日

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臣昨自簾

前奏陳為言事官彈奏鄧綰責降臣謂鄧綰貶出後來
累經赦宥牽復至此自鄧州移揚州蓋為曾孝寬所衝
且非進用自是言者不須更有論奏朝廷亦不須再行
貶責况陛下臨御以來先朝舊臣雖有往咎皆蒙天恩
含貸豈獨綰可深罪徒使人心反側不能安職無益清
淨之化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其鄧綰已經先朝責降今
來臺官文字更不施行如此則聖度包荒廣如天地負

往咎者咸得悛改懷反側者皆可自安所繫朝廷治體
不細伏望聖慈留神采納天下幸甚又言鄧綰罷罪既
行之後中外久已無言而臣寮忽然再有論奏亦望陛
下謹於聽納却恐事無定止致朝廷錄人之過太深有
虧德政臣在先朝曾除知襄州因鄧綰奏罷其後降知
小郡令臣所陳不為鄧綰實惜朝廷事體伏望聖慈詳
察昨日已蒙聖訓獎納尚恐執政進呈之際有與臣所
見不同不免再具奏聞庶可詳覽上遣中使密賜手詔

曰覽卿所奏鄧綰事誠為允當朝廷以向者附會掇克
中最顯者已行放黜蓋當時希世苟合言利進身者甚
衆朝廷若人人而責則事無窮已似非安靜之術使向
來附會干涉之人日夜恐懼不能自安欲降一詔書一
切示以寬恩更不行遣當各安職業改過自新欲作此
意度行下如何卿更子細相度具可否親書實封進入
純仁奏曰臣拙暗無堪驟蒙簡拔置之樞府預聞機政
故當竭愚盡慮少圖報効前日所奏止是以朝廷宜厚

於錄功薄於記過又人情各欲安靜陛下宜因而鎮以厚恩臣不量淺薄輒敢上裨萬一乃蒙聖慈特賜獎納已為天下之幸仍蒙聖意更欲降詔干涉之人釋其往咎咸俾自新此甚盛德雖堯舜宥過無大成湯克寬克仁無以過也臣伏讀詔旨忻懽感歎之不暇豈復更有愚見可助睿明便望只以此意付之詞臣更使敷衍潤色以成訓誥之美垂之萬世永為帝範愚臣不勝幸甚

六月末乃降詔言者紛然或附彼時不然此時已欲降詔緣言者紛紛至彼時乃復施行也須考詳劉摯三疏

或附此林旦
上官均王觀

詔銅錫鑰石依舊禁權有犯并私造作

及與人造作器用罪賞依嘉祐編敕法除諸軍官員器
用鞍轡及寺觀士庶之家古器佛道功德像鐘磬鐃鈸
鈴杵相輪照子等許存留外餘銅器限一百日赴官送
納每斤支錢二百文限滿不納杖一百物沒官從左正
言朱光庭之請也

新紀云乙巳禁以銅鑰石為器七月
末劉摯云云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又

立禁 光庭又言欲乞選官置局取索戶部天下一歲之

所出入與三年郊賞四夷歲賜凡百經費並行會計內

可省者則從而省之量入為出著為令式詔朝廷累行戒飭中外財利之臣不得擅歛侵民其邦賦之入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為出深慮有誤國用大計宜

令戶部尚書侍郎同相度裁減條析以聞

新紀云詔戶部裁冗費著

為令三年閏十二月八日

門下中書後省言六曹條可以限內編

修了當其寺監條取自朝廷指揮所有三省秘書殿中省理檢院尚衣庫條貫乞一處照會其六曹限一季編修所有擬進格斷例係置局在後乞量給寬限詔寺監

秘書省條及擬進格斷例令門下中書後省限半年編修餘更不修定 詳定役法所言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蔡蒙奏陳差鄉戶衙前及便行助役錢等事本所看詳綿漢州既非舊法曾差衙前之處今來憑何條例用多少人數為額遂差鄉戶衙前使其單丁女戶等出錢指揮司馬光元奏若有妨礙即具利害擘畫州縣亦多言其不均者蒙獨不詳敕意便令隨貧富等第均出役錢按蒙身備監司知朝廷謹重民事博謀盡下而內懷觀

望多引無用之文牽強傳致以成邪說違失明詔伏乞

朝廷特行顯黜詔蔡蒙差知廣濟軍仍將役法所奏請

劄下諸路

舊錄云時光變免役法為差役民弗以為便
因論列遂責新錄辨曰蔡蒙以詳定役法

所言蒙不詳敕意便令隨貧富等第均出役錢故有是
命非緣論民弗以為便自時光至遂責二十字並刪去

宣德郎知安化軍諸城縣事劉永錫父元年一百四

歲特與承奉郎致仕 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言準朝

旨相度虢州盧氏縣藥川朱陽縣銀煎百家川兩治和

買及抽分利害令乞依舊抽收二分和買三分以五分

給主兼銀煎冶百家川等處入官分數與藥川冶一同
並乞如舊從之 殿前馬步軍司言禁軍排連欲且依

熙寧編敕施行從之 詔李憲特降節度觀察留後一

官提舉明道宮王中正特降遙郡團練刺史兩官提舉
太極觀並本處居住石得一降為左藏庫使管勾崇福

宮宋用臣降為皇城使差遣如故

得一月臣三年六月
四日辰一期叙用臣

元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宣政登防
降皇城滌酒令又落登防仍滌酒也

先是御史中丞

劉摯言臣竊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機以時弛張述

成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
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姦佞鋤去彊梗皆
睿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顏色而天下
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於此時臣竊怪天
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
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
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
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

四五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齎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出翱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饑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全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

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訶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求閒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

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十數萬衆肝腦塗地罪惡貫盈然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使盛朝之政幾甚於敝唐除陌間架搨地之事傷污國體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無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陵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都城為之懼

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焚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周知軍事之機密與夫大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恣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綦布張弮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戶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

備至一無所問而大小臣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令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

石得一領皇城司事見元豐五年六月四日又紹聖二年二月四日是四人者權勢烽焰

震灼中外毒流於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為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其朝至舜

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先帝
未及肆諸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
今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望聖慈
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殛之以明國憲
以服天下摯又言臣近以內臣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
得一四人大罪未正曾具彈劾未蒙詔旨謹按中正等
罪狀已列前奏皆古之所謂元惡大憝流毒至今內外
歎憤御史以觸邪繩愆為職臣而不言誰肯忤權要招

怨仇為陛下言哉夫四人之惡陛下固已知其詳今若止於褫奪一二官資或罷差遣逐人擁高貲大第志得氣佚雖使之致仕居家亦適所以遂其所欲而已臣見內臣甘承立昨於荆湖擾民近日陛下睿斷更不勘結投之遐荒遠近人情莫不欣快陛下謂中正等殺人傷財殘民害物其罪與承立誰為輕重若不將四人比類承立行遣乃是國家大公之法獨行之於承立一小官而屈之於中正等四貴臣也事繫政體伏望聖明法舜

之治四凶行流放竄殛之事以成先朝之志明國典而

謝天下

元祐元年四月十八日

殿中侍御史林旦亦言憲等妄作

故責之

舊錄云憲等皆先帝嘗所任使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林旦言其妄作故責新錄辨曰劉

摯論李憲王中正石得一宋用臣罪不容誅使彰露於熙豐之時豈能逃竄殛哉若以謂先帝嘗所任使則凡經任使者雖有罪皆當不問乎今刪去七字當考李憲等見所居官新錄因舊錄太踈略也政目但書石得一

降左藏庫使崇福宮宋用臣降為皇城使不書憲及中正當考三年六月四日中正用臣展一期叙

右

正言王覲奏

據編類章疏係元年四月十八日

伏覲召文彥博外議皆

謂虛右相之位將以中書長官處之臣竊不以為然若

更煩以機務則不惟禮意之薄而或致政事微壅裁決
小差而同列者順從則將誤朝廷紛辨則有傷國體言
責者緘默則廢人臣盡忠之義彈劾則違陛下貴老之
心伏望採前世故事使彥博以太師任職數日一赴講
筵訪以經術朔望一對便殿問以大政 樞密院奏應
諸州縣窠坐禁軍日分其半赴教窠坐者月替州界巡
檢半年縣鎮等守禦季替遇出戍並當日替換歸營
看詳訴理所言本所胥吏雖行倉法尚慮別有傳達漏

泄乞並依漏泄察案事條施行從之
復西京福昌鎮
為福昌縣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七十六

宋 李 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四月戊申三省樞密院言鄧綰近責降滁州
其宋用臣可別移一監當差遣欲添差監太平州茶鹽
礬酒稅務候滿更不差人從之 詔守太師文彥博特
許用宰臣使相出使到闕例書判 右司諫蘇轍言臣

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劒槊擊刺
弓弩斗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
之效蓋士卒習服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
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聞凡將下兵皆早晚兩教新募之
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苦頃歲西鄙用兵士
自內郡往即戰地皆奮躍而去以免教為喜先朝留意
軍士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
此臣觀今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

竊以為疑也古之名將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醢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踊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為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

宜愈於前日也

從違
當考

己酉三省言諸路久旱災傷處已降指揮賑濟外準條

常平錢但遇穀貴則量減錢糶不得虧本賤則量添錢糶昨臣僚上奏淮南米價斗直一百七十况常平米糶在豐年計直錢不多慮官司拘條執以量減市價致民不霑惠欲令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指揮應係災傷人戶闕食處其常平米價錢不虧元本並許出糶仍委州縣嚴加覺察不得糶與興販之人從之 又言三省錄事以下以勞應添料錢者累至十貫止從之 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薛紹彭言臣父向任同知樞密院日

因論列京城人戶養馬事謫知隨州緣先臣得罪憂恐
遂至亡歿欲乞依故執政官亡歿例贈官議謚詔薛向
特贈銀青光祿大夫 禮部言承旨司狀後殿祇應閣
門官起居舍人已準朝廷許令上殿侍立其樞密都承
旨未奉聖旨今參詳遇有奏覆及傳奏公事即許升殿
如係供職橫行使副兼領即本班侍立從之 呂大防

言前任成都府日準朝旨與成都府利州兩路轉運司
官同經制買馬藉其協力頗見成效其見任權成都府

路轉運副使章橐乞量加擢任詔改章橐為權成都府
路轉運使 守太師致仕文彥博乞免班迎從之 朝

請郎任公裕言軍中習藝誦念新法有愚而愾者尤所
苦之臣以為弓弩之斗力量其士卒之可勝其能必中
而入深槍刀格鬪大約從便取於必勝不必如法如此
則人便其習樂其教而無訓練之苛樞密院契勘軍中
教閱新法先降指揮自係教頭指授不合令兵衆一例
誦念詔依此申明行下

舊錄云先帝親製射法習軍任公裕輒言其苛新錄辨曰任公

裕所言訓練之苛非謂法也自先帝親製至言其苛十五字並刪去

按閱河北團教

保甲所保明到提舉保甲官狄諮劉定勾當公事官李允齊雷瑜孫文裴曦指揮張德許亞張彥孫俊等合該酬獎內狄諮劉定孫文張彥孫俊等各擬轉一官更減二年磨勘外李允齊等轉官減年磨勘有差樞密院言近吏部擬到提舉府界保甲司官酬獎並已減半推恩今來狄諮劉定為措置乖方屢致保甲作過及擅指揮團場種時因此保甲陪備錢物孫文不為受理指使受

贓致保甲作過及亂打保正等罪已各責降詔狄諮劉

定孫文更不推恩餘並依吏部所定依例減半酬獎

舊錄

云諮定皆先帝所擢撫其微罪以責新錄辨曰狄諮劉定罪既有名非据撫也去諮定皆先帝所擢已下十三字依例減半已是見前並合同去今復用舊文但去諮定皆先帝所擢等字

提舉河東路

保甲司言汾州介休縣坊郭戶武國狀係不合排定保

甲送本司審會合與不合放免今欲乞應坊郭草市鎮

市義勇及舊係義勇之家改排充保甲見教閱者每戶

只差一丁其餘不限人數更不累差所有武國家只令

武浩充保丁其後來累差武宣武參乞行改免詔三路坊郭鎮市人戶依條合排充不教閱保甲其上件去處居住人戶元係義勇改充保甲者並依不教閱保甲法施行 太宗正司言宗室內殿崇班士琢奏有弟殿直士埽士僊士雙見在宮乞依令晏例將帶隨行指教將來授差遣日亦乞隨行又宗室殿直士璿言乞迎侍母劉氏將帶弟殿直士剛隨行赴任指教並從之 戶部言河東路自前係因合鈔輸納見理虧少耗數並乞除

放從之 戶部尚書李常言岑水等場自來出產銅鑛
最為浩瀚近年全然收買不敷欲乞選差諳曉坑冶鼓
鑄之事幹力文官一員前去逐場體訪事理務令招坑
戶使銅利興發然後於見廢監州郡相度隨買到銅多
少逐旋興復鼓鑄錢寶從之 國信所言遼國賀坤成
節使人赴闕合差接伴祇應人及給散行李等未敢比
附神宗皇帝同天節例施行詔令比附

庚戌刑部言立在京監臨官私使重祿人法從之

辛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潞國公
文彥博入對命其子承議郎權發遣提舉三門白波輦
運貽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 楊王顥守太尉
徙永興鳳翔節度荆王顥守太尉徙成德荆南節度
詔每遇科舉詔下令文官升朝以上無贓罪及無私罪
者於應進士舉人不拘路分不係有服親各奏舉經明
行修一名候將來解發及南省奏名內每人名下注經
明行修字至殿試唱名日各升一甲姓名如歷官後犯

正入已贓及違犯名教斷訖收坐舉主並依舉選人轉京官減一等先是司馬光言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已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為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預知而習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崇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

義文體尤為要切宜使舉人預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

施行况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從之

光所言來年科場依舊乃閏二月二

日朝旨經義兼用注疏及已見仍罷律義四月三日從蘇轍奏請也六月十六日劉摯又有請二年十一月十

二日當考

詔故宰相王珪神道碑賜懿文為額仍差中書

舍人錢勰書

又詔職事官卿監以下應任子者寄祿

官至朝奉郎方聽餘依舊條

此當求始議者著之

三省樞密院

言犯罪因疑被執如因詰問能自首服並依案問欲舉

自首法即經問不承不在減例從之

新知穎昌府韓

續言故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江休復子懋相才質粹
美能守家法比因覃霈轉官會足疾偶稽朝謝遂踰百
日之限然實未嘗在假有司不為申理欲望許令朝謝
及量其材質稍加擢用詔江懋相特許朝謝 左司諫
王巖叟言故資政殿學士陳薦以方巖質重輔翊先帝
於東宮謹按故贈吏部尚書王陶與薦皆為宮僚陶之
亡幸當先帝康豫蒙被厚恩無一不及而薦之不幸其
沒未幾適會遭先帝升遐故贈典未備望詔有司比類

施行詔陳薦特贈光祿大夫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元
豐令諸錄囚以始末案狀照對事無可疑乃讀示所承
審取伏狀即罪人翻異若家屬稱冤申所屬速為換推
又決大辟於市遣他官與掌獄官同監量差人防護仍
先給酒食聽親戚辭訣示以犯狀不得掩塞其口及令
人衆奔譟並以未申二時行決經宿乃許收瘞又諸州
大辟囚或官員已結正而翻異或其家屬稱冤者并馬
遞申提點刑獄司審察朝廷矜悼愚民自陷刑辟必不

得已而後決求所以生之之意亦可謂盡矣故其情斯得雖死無憾天下州郡無敢不奉行者竊聞在京大理寺開封府司左右軍巡司凡有推問囚徒多是勘官畏避嫌疑或利於苟簡不肯親臨訊問鞭箠枷錮一切委於胥吏又竊見決囚於市若已困於縲紲箠楚者則簠以行縱可步履必窒塞口耳又以紙錢厚蒙其首軍巡獄子百十其羣前後遮擁間以鐵鎚擊枷傳呼鼓譟聲不暫止罪人雖欲稱冤無復有可言之理親戚輩亦

何緣與囚辭訣以此其間不能無濫陛下遣諫官御史
分決諸城畿甸之獄仰惟聖心哀矜惻隱可謂至矣然
臣之此行不過辦決一時囚繫而已若訊囚徒決大辟
如前所言則民之蒙害固未艾也伏願申明推鞠慮問
及決囚條制戒敕獄官務在遵守若尚敢違敕令統轄
官司覺察按劾並許被苦之家申訴立為受理不奉法
者並以違制論知而不按者準此所貴積年之弊自此
頓革輦轂之下無有寃人詔刑部立法以聞 監察御

史韓川乞除官局依舊不許接賓客外內禁謁並行廢罷監察御史上官均乞除開封大理官局依舊禁謁外其餘一切簡罷如罷禁後大小之臣或敢挾私背公慢職玩令執法言事之吏得以糾舉上聞黜之謫之誰敢不服其於治體實非小補尚書省看詳禁謁之法蓋防囑請或於職事妨廢其安撫司管勾機宜文字勾當公事官難為均立條禁令欲刪去及臺諫開封府大理寺官在京管軍臣寮各依舊條外其內外法禁太重理合

裁損及在京通用等條件至繁及有拘礙未盡宜隨事
改修所有申明朝旨內門客僧道技術許往還一節已
於下條修立管勾莊產媒保之類并得朝假不限禁謁
亦自依舊兼不係改修條內所立刑名宜依今來所定
其舊係徒二年悉從杖一百本應輕者職從本條并從
之

新錄於小補下刪修云尚書省看詳參用
舊條申飭禁謁之制其舊係徒二年云云

給事中

胡宗愈言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乞三路轉運判官依
轉運使支見錢準朝旨依臣恐遠近相師貪冒成俗破

法申請無有已時祿廩增加何有藝極其范子奇欲乞
三路轉運判官支見錢伏乞只依舊法折支從之 尚
書省言羣盜作過事出倉猝稍失處置恐別致生事自
來未有指揮許本路安撫總管或鈐轄司酌情處斷今
將元條添修事干邊防及機速軍人犯罪及羣盜十人
以上難依常法者申安撫總管及鈐轄司詳酌處斷訖
奏從之 又言官員犯罪曾經赦宥者依赦合依無過
人例自來刑部皆具鈔擬畫聞緣既依赦法合行除免

自亦不消具鈔只可都省處分施行從之

新無

又言自

來應干條貫並隨事付六曹施行諸房又須關制勅庫房其六曹復又申本房照會顯屬重複今欲令諸房更不關報只令承受官司依舊騰申付本房照會從之

新無

戶部言講筵所奏本所請給令侍講侍讀說書職食錢十貫近準朝旨侍讀侍講職食錢特添作三十貫即不礙諸般請給按舊例侍讀侍講說書請給一同其說書程頤未敢便依侍讀侍講例支破詔程頤職錢添作

二十貫

八月十八日支見錢

江西湖南按察司言湖南路昨準

朝旨差內臣甘承立就潭州置局製造上供服用結局
後驅磨到工匠少欠物料見令逐州監催望特除放從
之 荆湖北路都鈐轄司言誠州大由等峒並已撫納
胡耳西道一帶溪峒朝旨不許招納欲乞且依沅州例
稟給其出入道路下大由堡羅蒙寨臨時差人引致及
楊晟滿等乞依三州一鎮出納課米多寡等第並依誠
州歸明人例又楊昌蠻等獻納申州司依例以鹽支酬

從之又言誠州保明修建羅蒙塞堡獻納地土効用歸
明班行土軍等乞賜推恩知誠州周士隆於誠州天村
大由等處建置塞堡撫納地林大由楊溪古鐵狂狼等
峒一千三百五十四戶別無誤事詔士隆降敕書獎諭
仍支賜銀絹各三十疋兩減磨勘及賜帛有差

不許招
納胡耳

西道畢仲游誌孫覽墓當考
已見元豐七年五月己酉

壬子右司諫蘇轍言臣近曾奏言並利等路茶事司以
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康體量利害乞先

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
盡告黃廉令聞朝廷却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為黃
廉若以專使按權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
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
之為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為遠民無告特遣此
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
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
閔盡害四路為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黃

廉在彼即行替罷事雖稍便實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

強官一員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面奏利害所

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人終被德澤

二月十四日差黃廉五月四日

差杜絃同黃廉按察據茶馬司題名黃以元祐元年八月十四日到任不記初除時蘇轍上言在四月二十五日則是月固已有除命不知何故八月乃到任或是因轍言已除復罷至八月乃申命乎六月廿八日可考

朝奉大夫權都大提舉清河輦運司穆衍權陝西轉

運判官

癸丑詔執政官所奏舉充館閣人內有舉到選人者如

試中與除秘書省正字依太學博士例改官候供職及
四年除秘閣校理未改官者須改官日除 劉摯言伏
見昨者朝廷改行官制於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置尚
書侍郎郎中員外郎於寺監置長貳丞簿隨官設吏上
下畢具所以稽古立制誠太平盛觀也然職司有繁簡
而一同備官官吏有勞佚而一等制祿臣於是疑其冗
員而濫費也今陛下施恩於天下薄征斂弛逋負凡取
於民者皆有道而用之猶不以節則非所謂量入以爲

出也臣嘗夙夜求其策竊以謂汰冗官裁冗吏亦省事
息費之一端也臣欲乞特賜指揮檢勘尚書二十四司
之事職簡少者及寺監之閑慢無益者皆祖宗以來存
其名闕其人者而今所置官吏皆一切減罷以其事付
諸司及事之所隸使領之蓋自省曹寺監並置以來離
析事務互相推移各不任責故文書壅滯人被其患今
不有所損益以便今之宜而徒欲慕古是所謂虛名受
實弊者也 三省言尚書六曹職事閑劇不等今欲減

定員數事至簡者以比司兼領司封司勲倉部祠部駕部比部水部各減一員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水部定為三十五員從之 又言提

舉官累年積貯錢物委提點刑獄司主之依舊常平倉法其常平倉春秋斂散及歲成收糴歲饑出糴以陳易新與省穀交兌及饑饉販貸主司並合依法推行元降貸常平錢穀絲麥豐熟許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從之

劉摯七月二十一日奏云四月二十八日中書省指執依舊常

平法為青苗法恐即二十六日誤以六為八也按四月
己丑韓鎮已罷右相呂公著以右相兼中侍實在五月
丁巳朔此時中書省止張璪一人為侍郎豈璪嘗別有
申明乎又據四年五月劉安世劾范純仁章則復散青
苗乃純仁建議此但云三省不及密院不知何故又元
年八月四日司馬光乞約束抑配劄子載四月二十六
日敕文此亦無
之並當考詳

又言舊例誤斷罪致降特旨後來理

雪改正者並理元斷月日今訴理所看詳到情實可矜
理當虧除之人合依今來特旨施行欲更不理元斷月
日從之 詔逐路轉運判官許互差副使 知江寧府
王安禮言蒙恩移知青州緣兄安石喪亡見謀葬事無

得力子弟營辦乞終滿此任詔如其請仍上新差知青

州告毀之

四月四日安
禮除青州

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等言

吏部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差知兗州按繹資
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
公議豈宜收錄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姦邪復
用其漸可畏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撰詞詔罷之 殿中
侍御史林旦言都城比來米麥價長若翔踊不已恐細
民蒙害望下戶部依條通計米麥元價令司農寺止以

逐倉官吏代管勾置四場出糶以濟闕乏從之仍令戶部差官置場左司諫王巖叟言乞將軍營致遠務及東西窯務管轄使臣以所管兵士作賊多寡立殿最法每歲終考較上下人員亦等第立賞罰格其因差出在外作過者不置數中詔刑部立法以聞又言觀察使知潞州張誠一前為樞密院都承旨有發其父墓誠一託修墓告歸即壙中取其父所繫犀帶服之又誠一初聞發墓殊不驚怛既易其帶又剝取母之首飾盡刼柩

中珠玉以歸其不葬所生母固無足怪乞追誠一所劫
壙中物付其家廟拘管給限令葬其母然後終廢之詔
本路提刑司體量驗實內不葬母事令開封府體量實
狀以聞 右司諫蘇轍言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
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買永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
嘗闕鹽食用自元豐三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
議創添河東賣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民不願
買轉運司申乞住收而虞部李開曲為問難不肯依實

定奪乞下河東轉運司保明如無妨礙即依所請住收
仍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留
滯詔建議等官并虞部行遣留滯令大理寺根究以聞

二月二十四日轍
上言至今方行出

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者甚衆

動經歲月淹禁罪人極為不便欲川廣福建荆湖南路
罪人係情輕法重合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
斷訖奏從之 陵井監進士黃遷上言山澤之利莫過

鹽井向者有司於課稅之外更使一井歲輸五十緡謂

之官溪錢願蠲除之詔黃廉體量以聞按察成都府
路茶事司言續準朝旨令一就按察河州通判章諷乞
罷陝西零出賣芽茶等事今先次按察得州縣賣茶場
除已令鋪戶散賣外逐務又自變磨零細出賣雖云招
誘其實抑配欲望指揮應權茶路分變磨芽茶貨賣處
先次住罷從之朝奉郎守起居郎滿中行爲直龍圖
閣知明州先是監察御史孫升言臣竊觀昔人謂王者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

萬民以正四方然則萬民四方之正自朝廷與百官始而百官之正必自朝廷始朝廷之上左右之臣侍從之列皆端良忠直之士則百官其有不正者乎蓋今日之大臣乃前時之侍從今日之侍從乃異時之大臣矣侍從之選可不謹哉且侍從之臣以論思獻替為職以述作潤色為業端良忠直茲為本務文藻辭華乃其餘事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苟非其人竊是名器小任之則比姦黨而蔽聰明巨用之則廸人主不以道而害天下前

世用人之失其漸良由於此陛下臨御以來虛心聽納
登用正人指佞觸邪臣實其職中行器識淺陋性質姦
險頃在先朝嘗自御史進擢臺端既無忠言讜議切救
時病惟務從諛承意陰附柄臣如王安禮嘗上書論中
書不公宰相深銜之中行乃力為排詆以附其意竟坐
欺罔中行居朝廷耳目之任不達人主之聰明而為宰
相之鷹犬則其人之賢否不待論而可知矣臣願陛下
於選任之際更賜詳擇不獨愚臣塞先事建言之責庶

幾朝廷收澄源清流之功於是中行出守 左司諫王

巖叟言理天下者必以孝為先正天下者必自近為始
方陛下清明之初隆大孝以風化四方之時而文武近
班乃有大不孝之人汙清明亂風化公議其可容乎伏
見觀察使知潞州張誠一前為樞密院都承旨日有盜
發其父墓誠一以修墓為名謁告自往因於壙中取其
父所繫黑犀排方帶以歸易襯而自腰之此真宗皇帝
以賜其父者耆寶愛之故家人以隨葬今誠一乃忍因

盜發墓利而取之復不自知此事為大惡而有德色以誇於人人無不知者皆曰誠一無嫉盜刼壙之心而有喜盜為地之意其與同刼父墓無以異盜可容也誠一不可容也族人無不憤怒而欲朝廷正其罪者方畏誠一怙寵弄權威福在口不敢發耳又其所生母死歲月已深無故不葬尚委之城北寺中誠一既富貴又居京師之日久非力未可營也非時未可舉也蓋貪嗜榮利不肯輟數日之暇以藏其母爾省墓之行儻非其中有

可取計亦不復謁告一往推此心以事君其何惡不可
為此天下之所以恨不得而誅之也龍圖閣直學士新
知江寧府李定既仕宦之久避見持服明知仇氏其母
而不認及致人言乃歸過其父而左右反復巧為疑辭
以欺其心而背其親遂若平生無母者熙寧中知制誥
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有司考覆迹狀明甚天下無不
憎其惡而宰相王安石曲法枉道獨為主張恣其陰肆
姦回顯行誣陷盜竊名器致身及今按誠一與定大逆

不孝天理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共棄而各以榮階貴秩
典領大藩為千里之長其何以順天理明人倫正朝廷
之治厚四方之風伏望睿明並行放棄勿齒於朝以為
天下萬世不孝者之戒貼黃臣謹按誠一與定大不孝
喪壞禮法傷敗風俗非他罪比望宸衷斷然不疑特行
寬宥以開釋公議積年之憤鬱且使天下後世知為惡
者終得禍以扶世教又言誠一初聞盜發其父墓殊不
驚怛猶雍容出入禁闥者彌旬待結裝嚴整而後行既

臨壙曾無戚容而有德色盜之所發纔及棺外物而倉
皇不暇破其棺誠一優游遂發棺而取之既易其父之
腰帶又剥其母之首飾并盡劫柩中珠玉以歸雖黃巾
赤眉之暴不聞施之於其父母也誠一尚欲攫金於亡
人安肯費財於死者則不葬所生母無足怪耳又誠一
族大骨肉之喪歲不下數人誠一為承旨日久歲積所
得賻絹甚厚而未嘗分一縑以及喪者之房又未嘗出
一縑為亡者享祠資薦之用一皆入其室故其族人為

之語曰承旨利我曹死耳非虛語也臣乞追誠一壙中所刼物付本家正位影堂係衆拘管及給限令葬其母仍計自受賻以來所得賻絹勒令分給亡者逐房然後棄之終身臣竊以禽犢皆知有所生而李定因避持服遂不認母曾禽犢之不若自秀州軍事判官事發是時便合放斥今日名位皆是合放斥後來僥倖所得臣乞削奪訖勒令追服以正典刑以服公論使天下明知陛下好惡以為沮勸大法幸甚巖叟論誠一及定前罪凡

三秦殿中侍御史呂陶中丞劉摯等相繼皆有章乞明
正二人典刑乃詔開封府并京西提刑司限十日根究
誠一詣實事狀及淮南提刑司根究定不持母服端的

因由仍就便移文問定結罪保明以聞

此據王巖叟奏議及元祐密疏

增修根究誠一及定事狀皆在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
十八日乃並加黜責舊錄刪修云巖叟又言觀察使知
潞州張誠一前為樞密院都承旨有發其父墓誠一託
修墓告歸壙中取其父所繫犀帶服之又誠一初聞發
墓殊不驚怛既易其帶又剝取母之首飾盡劫柩中珠
玉以歸其不葬所生母無足怪乞追誠一所劫壙中物
付其家影堂係衆拘管給限令葬其母然後棄之終身
詔京西提刑司體量的實事狀內不葬母事令開封府

體量詣實以聞新錄因之按嚴叟論張誠一及李定凡
兩人令淮南憲司體量者李定不持服事也今京西提
刑司及開封府體量者誠一盜父犀帶及不葬母事也
舊錄全漏李定事若為定諱者新錄又因之今並不取
王巖叟奏論張誠一李定云臣近連上章言張誠一李
定大不孝喪壞禮法傷敗風俗非人倫所容乞行放棄
至今未蒙施行臣聞誠一取帶事下京西提刑司體量
臣恐京西提刑司體量滅裂不能究其真不過止於訪
問誠一墳莊之人方誠一墓中盜取寶物之際必不容
外人隨從墳莊之人何由得知雖後來得聞亦安肯略
問便言真宗皇帝賜其父耆異犀排方天下之至寶因
其盜竊利而取之是與盜同此於情理又重其所生母
死已久尚委之城北一寺中於其父母既如此則其事
君可知此天下之大惡不可不重行李定明知仇氏是
其母而不認及致人言乃巧為諱匿歸過於父終欲規
避不行追服搢紳士大夫無不嫉惡之者熙寧中諫官

論列有司考按已得實狀舉朝士大夫惡之惟宰相王安石曲法枉道蔽欺朝廷私獨主張反積怨含怒於士大夫公肆姦邪顯然欺陷盜竊榮祿致身至今再奏李定雖已行遣未曾令追服云李定自喪母以來元未曾行服今既正其罪禮合追服若不追服無以正其罪雖奪官落職放歸田里若不令追服終未合典禮協人情朝廷何忍庇護一大不孝之人而不惜天下風俗定不認母不持喪不過定自壞一身禮法未有損於朝廷也既經朝廷議正其罪竟不追服則是朝廷許其不持母服也執政大臣何忍救一大逆之人却不救天下禮法何以示訓上曰待便教行

是日

二十

六日 巖叟與左正言

朱光庭同對於延和殿甚久

此據巖叟朝論不知對語云何又不知光庭所論何

事姑附見當
考詳增入

乙卯右司諫蘇轍言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踊貴朝廷特

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

留上供米三十萬石實錄乃不見其

事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

來義倉常平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

不意今來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

之外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飢

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糴本錢一百萬貫趁賤糴米以

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

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原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左司諫王巖叟言伏覩閏二月八日聖旨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臣謹按常平倉法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真所以惠百姓搢紳之議謂是朝廷復此舊法遂罷

出息二分之法矣今見四月二十六日敕旨再立常平
錢穀給歛出息之法中外之人莫不復疑朝廷以利為
事而惜為陛下謀者失弛張之宜也伏以青苗之法公
卿士大夫之論其弊者固已厭聞於朝前日之言臣不
復道請以臣自得於耆老之語為陛下言皆曰國家之
意主於收息以助用耶主於惠養百姓耶主於收息以
助用則無可言者主於惠養百姓則某等校量行法以
來十六年於今但見百姓終歲皇皇翻倒債負不見一

家有增益者一歲之間常不免秋則賤糶而納春則貴糶而食日陷於窮困而不自知說者曰所以抑兼并而兼并未必能抑也一日期限之逼督責之嚴則不免復哀求於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名為抑兼并乃所以助兼并也又說者曰二分之息甚輕耳曾不知官緡不可坐而得也凡當請時保長之籍姓名也甲頭之團甲也書手之點等第也其城郭之往來也其門戶之經由也其主庫者之出納也皆人情之所不能盡禁者也鈔引

也頭子錢也公而不可無者也通而會之不知幾分之
息也復自起催則吏在門矣數數飲食之賂遺之而苟
以免追呼積日累久又不知幾分之息也又有違期而
必至於追呼者追呼既至而必鞭撻者鞭撻既已而必
荷校者要其所耗又不知幾分之息也復有給陳粟腐
麥以與之而使之償善價者論其所折又不知幾分之
息也臣竊度天下之為邑者善催科省刑罰百人之中
歲撻一人則萬戶之邑已百人矣天下凡幾邑總而計

之一歲之間受鞭撻者無慮數萬人矣臣以謂作意而惠之不若惠之以無事也伏望陛下深察四海已然之弊遠思百姓無窮之困斷然不疑詔有司罷青苗法天下幸甚貼黃稱今雖不抑而與之然所謂願請者乃是貧而無力不能依時了納之人故與之適所以害之此不可不察也又稱今救旨曰其常平等事並合依前後條法推行郡縣聞之必駭於承命蓋前後條法行移之煩督責之嚴歛納之急人所備嘗今既朝廷復申勅而

行之則四方不得不疑且懼伏望陛下特賜罷此指揮
但令依嘉祐常平法施行天下幸甚又稱持議者不過
曰罷之恐國用不足曾不言青苗錢從來只係封樁未
嘗供常費臣以謂此非陛下所憂也又言自歛散青苗
錢並行倉法其於刑名可謂重然犯者猶不可禁令復
罷重法則斂散之際其擾必多去重法以行青苗既恐
侵漁益甚因青苗以留重法又與差役有妨利未見而
害已深息未收而耗已廣且出緡收息終非國體所宜

伏望詳度前奏早賜施行以幸天下又言臣近兩上章乞罷再散青苗錢及聞更有臣寮亦曾論列至今未蒙施行民病將除而復作人心已定而又搖必有姦言欺惑睿聽望斷自宸衷速令寢罷歲叟前後凡五上章訖不報

是月知龍賜州彭允宗知監州彭士明並遣人進奉賀端午節溪布十五疋詔殿中侍御史呂陶徃成都府路與轉運司議定役法先是陶屢奏䟽論差役利害及

坊場坊郭等事因陶謁告取家即有是命

陶十一月劾曾肇不當除

中書舍人云肇初除右史臣被命入蜀不果論按肇以五月四日除右史又按陶乞沿路及川峽言事劄子稱

二十二日上殿然則陶被命入蜀必四月也陶言伏覩施行差役之法不令

百姓納錢以救困窮之弊甚大惠也然而天下郡縣所受版籍隨其風俗各有不同或以稅錢貫百或以地之頃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立為五等就其五等而言頗有不均蓋有以稅錢一貫或占田一頃或積財一千貫或受種一十石為第一等而稅錢至於十貫

占田至於十頃積財至於萬貫受種至於百石亦為第一等其為等雖同而貧富甚相遠今若於第一等中差者長則稅錢一貫與十貫者並須二年一替是貧者常迫急富者常僥倖矣又緣向來未有如此約束官司並只據等第定差所以不均況郡縣官吏難盡得人或暗懦不曉或臨事滅裂或刻薄煩擾或貪冒營私深恐當此差役之際未便均平及有侵刻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今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頗陪費之害無以

稱朝廷安養元元之意以臣愚慮莫若以新舊役法裁量所宜著為條約謹具畫一如左一諸縣自來稅錢一貫為第一等合於本等中差一役其稅錢兩倍於一役者即并差二役若又倍於二役者即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並聽雇人祇應或本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並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遠近而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之後可閑五年乙稅錢兩倍於甲可閑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閑一年其以田土頃畝之類為等并

其餘同等而多少不侔者並做此謂家財自三百貫至九百貫皆為第二等之類一未助役以前州縣役人多有冗占致令人戶少得休閑助役已後裁減過當亦有闕事今若依熙寧元年已前人數竊恐應役頻併莫若用助役以後之數量添各不過二分一未助役已前凡官員迎送並不計程塗遠近每散從官承符手力一名出備盤纏多者至四十貫少者亦三十貫助役以後每程只破二百文今若每程量添一百則迎送五十程者

只計五貫一未助役已前凡官員養馬多至五匹少亦二三匹只差白直二人打草日買數擔供納每擔直五七十文或百文十日一替謂之草番每番一次倍錢約五七貫助役已後逐官每有支打草錢四貫丈今若量添數目則養馬不多遂無草番之費諸處有差打柴燒炭者亦倣此一未助役已前凡官員初到置買動使器用或修葺倉庫廨舍館驛亭堠渡船等並於役人體上圓融合費錢十貫則須科二十貫合用木十段則須

買二十段乘其贏餘別作破用助役已後凡買置動使
及修造官屋橋堰渡船之類並逐一約度入緊檢計方
始支錢各有定數今若依倣元定數目仍舊圓融不令
過越則免非泛科敷之害一未助役已前凡官員差公
人出外勾當別無程限其間貪吏因而更令買賣或以
般家捉賊為名遣往千里外者以此多有陪費助役已
後所差不出三百里所役不過一百日仍申所屬或般
家則又須保明方差仍計日破錢今若不廢此條亦免

衷私被差之費已上逐項所費錢物並令役人數出官
為收掌支破所費百事各有限約不至擾民即於差役
之法小有所補又言伏見近歲以來四海之利多歸公
上官司之積動計鉅萬私室之有十已九空恭惟聖政
日新德澤流霈窮幽極遠蒙被生成其勢如大病之後
偶得良藥以活其命有望更生然而腹腸空虛支體瘁
弱喘息之氣所存無幾切宜調護撫養俾就安全然後
可得是以堆垛市易義倉抵當免役之類凡為聚斂者

一切廢罷此誠德惠及民之深而與之休息也獨有出賣坊場一事最為深害亦願體恤以慰其心其立法之初蓋為官司事無紀極百費浮冗貪吏從而侵漁州郡衙前即勤力役而所得酒權之利盡以之奉於公家有至竭財破產而死於凍餒朝廷知其如此於是拘收坊場官自出賣所得淨利一以募人執役二以給公家之用行之漸久弊從而生蓋小人之情競利而不慮患實封投狀務在必得既望添所置之直只直一千貫者輒

以二千貫買又虛增抵產之數抵產只及一千貫則與吏胥鄰保計會估為二千貫適值民間錢幣闕乏酒貨不售課利抽貫稅錢供納不足纔出季限又有罰錢或委保百姓管押綱運川中綱運無官員管押或官物數多不可差將校兵級者則召百姓管押令坊場戶委保其押綱之人往往盜竊官物走竄失陷則勒保人陪填或元買價高界滿無人交割轉更拖欠緣此數事坊場多有破敗乃至出賣抵產以償官錢或抵產價高出賣

不行則強責四鄰人承買或四鄰人貧乏承買不盡則攤及飛鄰望鄰之家抑令承買或本戶抵產罄盡尚欠官錢則勒保人代納亦須破壞產業或虛指債負妄起訟端昏賴論訴郡縣急於官課更不問有無逋欠遂使平人承認械頸受箠道路相望囚繫坐獄殊無虛日其甚者至於自經溝瀆鬻及男女而猶不能免大率一縣之內中戶以上因買坊場或充壯保而破散者十常四五官方如此百計督責極力掊聚而逐界所得實錢十

分只及五六成都管內坊場第一界賣七十二萬餘貫
第二界六十六萬餘貫第三界四十二萬餘貫大率只
收得一半入官外餘無可催理一則因元買價高虛張
其數二則為物輕錢重酒無厚利三則日趨困窮難於
償納以此天下坊場積壓少欠其數極多神宗皇帝深
知其弊曾於元豐三年明堂大赦并八年正月赦文累
行蠲放及與展限送納詔令所至人皆鼓舞歌頌以謂
天地大恩莫過於此除已蠲放外至今欠錢不下九百

萬貫簿書之內雖有見欠之名刑獄之下必無可足之理方當陛下布政之初聚斂刻剝之事大半罷去天下臣庶欣戴稱頌以為仁宗復生宜廣需德澤以慰其望臣愚伏願陛下特降睿旨應係今日已前因買坊場拖欠課利淨利并抽貫稅錢及過月罰錢之類見勒買人或保人送納并破賣抵產者並與除放庶使窮困之人普沾大惠復遂餘生況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恭儉慈仁出於天稟內無土木華靡之費外無兵戈攻戰之

賞四海所入國用豐盈雖放免數百萬貫逋欠如去泰山之一塵何關於事且天下之務固有是非輕重惟聰明聖智能權而行遂中於理今放釋逋欠以安生靈與督責收斂而廣用度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為輕何者為重權而行之正在此日又况冬春以來雨雪愆候祈禱備至未聞霑足則除放欠負俾民免於凍餒亦可以感天地之祐召陰陽之和使風雨時若也臣又聞真宗皇帝嘗御便殿親閱三司逋欠放八十萬三千數蓋

真宗以逐次降赦放欠多為有司廢格不行或根究追逮益為煩擾故按籍引對而釋之臣願陛下遠法真廟之恤民近倣神宗之布惠斷自聖意特行蠲放坊場欠錢天下不勝幸甚又言今所奏止是乞朝廷特放坊場欠負可與不可稟自聖明即非衝改戶部條貫須至立法伏乞留中裁酌早賜施行又言臣每見赦令放欠多為有司百端抑遏追究根窮幸其稍戾於法遂不除放使聖朝仁澤不及困窮大抵人君發號施令當如震雷

時雨不測而至則天下知恩出於上若須委自有司釐析契勘立為條約然後施行則弊生於下有損治體伏

望聖慈如以臣言萬一可行即乞將臣此奏留中作朝

廷意旨降詔蠲放不必付在有司

閏二月二十八日詔府界諸路人戶買撲

坊場見欠課利并抽貫稅錢及違限倍稅錢令戶部許以息罰錢充折官本已納及官本即放免并坊場淨利錢見今孤貧不濟即權住催理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帶納其敗闕坊場委實停閉官司不為受納詞訴全依舊認納課利淨利者疾速根究詣實所欠課利特與除放訖以聞此詔但許以息罰錢充折官本權住催理孤貧不濟戶除放敗闕課利陶所請則普欲除放積欠不但息罰及孤貧敗闕也當在此詔後論列陶云冬春

以來雨雪愆候或此疏必在春時更詳之二年正月未
又有疏乞除放逐界坊場積欠蓋申明此請竟未見從
所請也六月七日罷寶封狀買坊場當是從
陶所請劉摯正月九日先有言并可考詳 又言伏見

成都府梓州路自來只於人戶田產稅錢上依等第差
役熙寧初施行役法別定坊郭十等人戶出營運錢以
助免役之費蓋朝廷之意本為人戶專有營運而無產
稅或有產稅而兼有營運故推排坊郭有營運之家仍
於田產稅錢之外別令承認營運錢數以助稅戶誠為
均法然推行之初有司不能上體朝廷本意一切督迫

郡縣及差官諭意惟務定得坊郭錢多用為勞効州縣承望風指不問虛實及有無營運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槩定坊郭等第雖以推排為名其實抑令承認立成年額歲歲相仍至今不減訪聞嘉州坊郭人戶以至閉戶移避於鄉村居住營運錢亦不減免雖欲轉賣屋業勢不能售其弊至此蓋亦極矣今來朝廷講議差役之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理須參究虛實別行排定不須循用舊額務在酌中其止有屋宅

而別無營運或有營運而物力不多並宜蠲免以寬民
力竊慮諸路亦有似此去處伏望聖慈下有司詳議立
法施行又言坊郭等第不可偏廢者蓋可以助鄉戶衙
前之費并役人迎送圓融等錢但得其實則不為擾詔
並送詳定役法所 先是太皇太后遣中使陳衍齎御
札就賜司馬光曰范純仁奏乞以文彥博為師臣備顧
問可以尊朝廷服四裔朱光庭劄子乞尊禮為帝師勿
勞以宰相職事所有朱光庭劄子三道付卿看詳可親

書條具聞奏者光言臣鄉蒙恩擢為首相自知智力淺薄歷事未多故乞陛下用文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臣佐之庶無罪悔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為彥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以正太師

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今以節度使守太師猶是使相若解節去守則為正太師位冠百僚在宰

相上令五日或六日

今緣雙日垂簾故有至六日時

一入朝因至門下中

書都堂與諸執政商量重事令執政就宅咨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

優老臣矣光庭又言范純仁呂公著韓維皆可為右相
臣愚以為范純仁韓維各有才德而進用日近履歷未
深恐升遷太驟衆情未服惟呂公著舊歷兩府今位次
最高若用為右相韓維為門下侍郎范純仁依舊最為
允當克厭衆心乞聖意採擇其光庭劄子三道謹同封
進

此劄子見雜錄第四冊首稱今月十六日按新舊實錄並云文彥博以四月二日召十五日拜太師此稱十六日或字有差誤又據呂公著家傳則彥博拜太師乃五月一日此稱十六日亦未必差誤今既用家傳仍附此劄子於四月末五月前司馬光先奏乞以彥博為侍中行左僕射不知是何日當在召彥博前并此

奏俱不載於本集意者先自削去也范祖禹誌朱光庭墓云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光庭密勿啟沃多見施行蓋指此當求光庭及范純仁此奏附益之乃善光先奏已附閏二月三日庚寅又四月二日己丑後得光手藁於范冲之孫華果以四月十六上此又別有答執光又言政就宅咨謀劄子乃四月二十日上今并附見

臣前日承準御前劄子以范純仁朱光庭等上言文彥博不當煩以宰相職事令別議優禮臣當時恐稽留聖問不暇仔細檢詳典故但聞晉太傅鄭冲乞致仕詔以壽光公就第國之大政皆就咨之又以近日如臣之人微位輕者以久在病假執政猶奏知來至臣家商量公

事況彥博宿德元老理無不可遂率爾奏對稱或非時
有重事令執政就宅咨謀今再準御前劄子問臣有無
典故臣實別無所據其踈略僭妄之罪甘伏重誅若聖
意以執政就宅咨謀為太重臣謹按故宰相王旦守太
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赴起居每起居日入中書或遇軍
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今若令彥博依王旦
故事未審可否乞賜裁決

